

宋史

第十八冊

新
子
部
宋
史
P00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澥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爲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進慶國始時中嘗爲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及贊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園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卽位召大臣決策

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
有事之日時中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報於是
綱爲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
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爲永州東安縣令
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
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
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
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
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爲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
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因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年中大夫尚書

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爲平價適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穎昌府民有得臯宮液者雖赦不原處仁爲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以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旣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

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爲
亂處仁亟見畱守薛昂爲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
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外守語聞于朝起爲應天尹
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盜無輕重悉抵外小有警
輒閉城以兵自衛處仁至卽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遂安徽
宗賜手詔曰金人雖約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變有當行事以聞
處仁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錄宮使特陞大學
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卽位金
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
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爲行營使卽移書綱言備
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
召爲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

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
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既貶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
都人洵懼或請爲備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
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爲扈駕禮儀
使統禁旅從出郊迎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爲右丞言六曹
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
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其政者乎乞詔自今
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
例者酌情裁決不能決乃申尚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
國卒奏行之聶山爲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密德
宮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爲
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

復縱臣爲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臯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
尋亦有異議嘗與敏言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唐恪耿南仲聶
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
大學士爲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起爲
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于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
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及爲首相無大建明方進言以金人出境社
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
陽諸州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
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
部侍郎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綰
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澥登

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靖康元年解爲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解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宗目康邸出使除解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尚書左丞金人犯闕詔宗室郡王爲報謝使解與曹輔以樞密爲副畱金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解扈從張邦昌僭位與解有舊取之歸以解康邸舊臣命爲奉迎使爲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言者論解嘗汙僞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解爲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外妻子流離解力振其家及入諫省奏官其一子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勛立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

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倫
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
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桌以
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
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
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畱不遣有商人陳忠
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
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卽驛
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而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
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
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亙古自分南
北主上恭勤英俊竝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

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黏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書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黏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黏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姪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爲徽

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
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
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
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
館之疑有它謀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
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返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
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它日安保其不背大國是
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
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
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旣見
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與
羣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

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閣門事藍公佐爲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旣至金國金主亶爲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肆嫚抗論甚喧多歸辜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

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旣又以倫爲東京畱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師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倫有雲中故吏隸兀朮者潛告倫倫卽遣介具言于朝乞爲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辜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旣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畱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閒貳我君臣邪乃遣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

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畱欲汙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聞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

字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直夾攻契丹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

之禍土書言用兵之法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
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舉豈可
經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
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爲我蕃籬而遠踰海
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
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持下莊兩鬪之計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
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
中國之禍末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
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離不黏罕分道入侵童貫聞
之憂懣不知所爲卽與虛中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爲遁歸之
計以九月至汴京是日報黏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
言今金人兩路竝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舉已

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卽命虛中草詔略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古與秦鳳帥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下放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遂收歛爲一西路稍通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竝得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偪城下虛中縋而入欲宋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

意乃姚平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卽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鵝洞蔽地冒鋒刃而進旣至敵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臯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門使王